

佛無所來·亦無所至



「大智度論」集粹之七十四

象香國的曇無竭菩薩摩訶薩，告訴前往行一心供養的薩陀波
密菩薩說：

「善男子！諸佛無所從來，亦無所至。何以故？諸法如不動
相。諸法如，即是佛。」

一切法皆空，非實有，都是因緣所生，因緣滅則法滅，所
以一切法皆空。此法的空，一如彼法的空，所以諸法是「空如
」，故空如即是一切法的實相，或簡稱「如」，一法如，諸法
皆如。

「空」又是一切法的實性，這實性有時名為「空性」，有時
名為法性。因為一切法各名為「如」，則此「如」即彼「如」，
所以又名之為「如如」。

佛者，亦是一法，既是一法，故亦可名之為「如」，故經說
：「諸法如，即是佛。」佛以一切種智，體知一切法皆「如」，
但眾生愚癡，不能體知諸法皆「如」，所以有造作，有造作即有
生死惱苦，佛爲了使眾生知諸法皆「如」，不再造作而生死惱苦
，所以乘「如」而「來」，所以名之為「如來」。

曇無竭菩薩更以諸法其他的特性，來說明諸佛的無來無去，
他說：

「無生法，無來無去，無生法即是佛，
無滅法，無來無去，無滅法即是佛，
實際法，無來無去，實際法即是佛，
空，無來無去，空即是佛，
無染，無來無去，無染即是佛，
寂滅，無來無去，寂滅即是佛，
虛空性，無來無去，虛空性即是佛，
離是諸法更無佛，諸佛如，諸法如，一如無分別。」

智 銘

這段經文中，所說的：

「無生法即是佛」者：佛法中有二諦，即世諦與第一義諦，若依世諦來認識佛，認佛能說般若波羅蜜法，所以認佛有來有去。但依第一義諦來認識佛。第一義諦中無作無爲，故是無生法，無生法者無來無去，佛亦無來無去，所以無生法即是佛。

「無滅法即是佛」者：在世法來說，因有作有爲，故亦有生有滅，而第一義空中，無作無爲。無作無爲即無生，既無生故亦無滅，無生是無來無去，故無滅亦無來無去，佛亦無來無去，所以無滅法即是佛。

「實際法即是佛」者：第一義空，即是諸法的實際法，此實際法無來無去，佛亦無來無去，故實際法即是佛。

「無染即是佛」者：世法是有染法，有染法即有來有去，第一義空是無染法，無染即是淨，第一義空淨，無來無去，佛亦無來無去，故無染即是佛。

「寂滅法即是佛」者：第一義空中，無作無爲，是寂滅法，無來無去；佛亦是寂滅法，無來無去，故寂滅法即是佛。

「虛空性即是佛」者：虛空者即第一義空，第一義空中無來無去，佛亦無來無去，故虛空性即是佛。

佛、佛之性相等；法、法之如亦相等，佛即是如，故佛與法，一如無分別。是以，曇無竭菩薩說：

「善男子！有人分別諸佛有來有去，當知是人皆是愚夫。何以故？諸佛不可以色身見，諸佛法身，無來無去，諸佛來處、去處亦如是。」

象生有染，故有色身，有色身即有生有死，有生有死故有來有去；諸佛無染法，無染故無色身，無色身故無生有死，無生有死即無來無去，如何能說諸佛有來有去？「金剛經」云：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故曇無竭菩薩說：

「善男子！佛說諸法如夢，若有象生不知是法義，以名字、色身著佛，是人分別諸佛有來有去，不知諸法實際相故，皆是愚癡無智之數，是人數數往來五道，遠離般若波羅蜜，遠離諸佛法。」

象生見世間法，在遷變流轉中，仍執諸法是實有，不知諸法的遷變，一如夢境的虛幻不實；更以世法的眼光，觀佛有色身，有來有去，是一個完完全全的愚癡無智的凡夫，有這愚癡，當然數數往來五道。「金剛經」說：

「一切有爲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因象生不能作如是觀，故遠離般若，去佛日遠，曇無竭菩薩又說：

「諸佛身亦如是，從無量功德因緣生，不從一因一緣功德生，亦不無因緣有，象緣和合故有，諸佛身不獨從一事成，來無所來，去無所去。」

佛之成就佛道，是從無量功德因緣而成，因緣法者即是空法，故佛雖有無量功德，但不着功德相，不着功德相，所以無所從來，去無所至。又佛之出現於世，是由於有惱苦象生的因緣，若

和理相對時，故在大多數場合中，作者在使用該詞時不區分諸存在、存在和**存在本身**。不過，當需要表明這種區分時，會以加修飾語或大寫的方法來表示。事與理的用法上區別亦同樣如此。

在日文里，大小寫沒有區別。於是，為表明它們被用於與相對義對峙的絕對義中，就必須每次都加上「絕對的」之類形容詞。但是，這些詞在日文里也能同時用於相對義和絕對義。當這些詞用於英文的語境中時，這個優點就變成了缺點。

雖然英文具有用小寫或大寫這些詞的方式明確區別其相對義或絕對義的優點，但當諸如事、理、有、無等這類日文術語用在英文上下文時，要立即同時表達出其相對義和絕對義，却毫無方法。只要它們是用小寫來表現，自然只能用於相對義。

在下面討論中，作者試圖始終在相對義上用小寫；凡在絕對義上則用大寫，亦即在表示人類思想與生存的三個基本範疇上時。但是，由於在英文語境中沒有適當的辦法可以立即同時表現相對義和絕對義，作者有時不得不用小寫的事(三)、理(三)、有(三)、無(三)，既表示其相對義，也表示它們的相對和絕對意義，雖然這種術語寫法會帶來一些混淆。

③對海德格爾來說，他是強調無(nothingness)的，見第2章第4節，和第7節、第4章第10節、第5章、第6節。

④⑤在天台宗里，小乘佛教的空觀被稱作析空觀，大乘佛教的空觀則被稱作體空觀。

⑥中村元：《東方人的思維方式》（東京，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日本委員會一九六〇年），第24頁。

（上接第19頁「佛無所來，亦無所至」

無惱苦衆生，即無佛的出現。是以佛的出現是一大事因緣，至為珍貴，因此將佛比喻為寶，稱爲「佛寶」。世人求財寶，必努力以赴，雖犧牲性命，亦在所不惜。懶墮之人，絕對求不到財寶。學佛之人亦然，必須成就佛寶呈現的功德因緣，佛寶才會降臨而相濟度，若衆生放逸、懈怠，不成就功德因緣，佛寶即不降臨而相濟度。龍樹菩薩認衆生得佛相度，須有二因緣：

「一者，內有正見；二者，外有善說法者。諸佛雖善說法，衆生內正見不具故，不能盡度。如寶物雖爲衆生出，而有貧窮衆生；諸佛亦如是，雖爲衆生出，而衆生內正見少故，亦不得度。」

佛的本體雖無所從來，但爲衆生故，亦有所來，衆生若具宿世善根，而此世又內具正見，與佛相應，佛必予濟度；衆生若雖有宿世善根，而此世內不具正見，與佛不相應，雖值佛出世，亦不能盡度。

諸佛度衆生方法，曾曉示六波羅蜜，衆生若能行六波羅蜜，才能內具正見，才能與佛相應，才能被度。六波羅蜜中的前三波羅蜜——布施、持戒、忍辱，是衆生修具福德因緣；後二波羅蜜——禪定、智慧，是衆生修具智慧（正見）因緣。其中有精進波羅蜜，爲顧前又瞻後，這就是說，衆生修布施、持戒、忍辱，必須勇猛精進，不可一曝十寒，福德因緣才能成具；修禪定、般若，也要勇猛精進，不可一曝十寒，智慧（正見）才能成具。二種因緣成具，必蒙佛度無疑。

佛的本身，無所從來，亦無所至，但衆生福德、智慧因緣具或不具，即見佛有來、有去。具則感佛有來相，不具則感佛有去相，這是衆生分別心的錯覺，佛本身，既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